

《巨人的大手——落山風的挑戰》

伍德瑋



服務於高雄機場的空勤總隊第三大隊第二隊，執勤的範圍包括恒春半島及其沿海。俗稱「台灣尾」的中央山脈尾端，恒春半島猶如分叉的魚尾一般，伸入大海。從地名便可一語道破「恆春」這個地方，一整年氣候如春。因此，四季都有遊客來這裡享受陽光、海水、啤酒、音樂、以及蔚藍的天空。唯獨美中不足的是，每年的晚秋至翌年春夏之交，會有風速強勁的「落山風」。

「落山風」是由於大陸冷高壓迴流強盛，東北季風滑至恆春半島。因為中央山脈山勢陡降，季風直瀉而下，導致風力強勁，每秒風速可高達10~17公尺，相當於輕度颱風。發生的時間不分晝夜；強烈陣風有時如曇花一現，一、兩小時後即消失無蹤；有時可以持續數天而不稍減其強度，整日風聲蕭蕭，塵砂滾滾。凡到過恆春遇過落山風的人，無不談風色變。所以每當在這段時節有任務出勤，我們都得小心翼翼防範落山風的偷襲。

“就算佈下了天羅地網的障礙，與時間賽跑的我們，有著不輕易被打破的堅強與毅力。就算有層層的阻礙，我們也不會被打敗！”

2007年10月29日，恰好正是落山風神出鬼沒的時節。位於高雄機場的空勤3大2隊的待命機組人員，心中雖然已經有面臨落山風威脅的準備，但是它的詭譎多變，正是考驗組員們的應變能力。

下午一時零五分，接獲國家搜救中心命令：

「華裔女子謝月明、呂瑞思，在墾丁小灣共乘水上摩托車出海，逾時未歸，情況危急。」

國家搜救中心來電簡要說明之後，機組人員伍德瑋、阮重明與張廣忠

隨即做了任務提示，同時分秒必爭的攜帶裝備上場。只見直升機的螺旋槳與我們的心情同樣，迫不及待的快速轉動，朝墾丁方向疾馳飛去。

這種搜救任務在南台灣，幾乎一年四季都會發生。我們起飛通過楓港後，飛機就開始劇烈跳動。果不其然，落山風似是早已預料般，正等著我們。當時陣風到達 37 哩，海象惡劣。這股力道強勁的無形推手，迫使飛機的舵效發揮到極致，才能勉強處於協調飛行。幸好，我們的訓練以及經驗深烙於心，以致我們無時不刻都有數百套劇本，來面臨天候的應變對策。直升機隨即轉向上風邊，減緩速度以後，組員們立即執行搜索個個睜大了眼睛，拿著望遠鏡掃描海面。

墾丁這一帶的區域，搜救的困難在於秋、冬季節。我們暫且先不去想巨人的大手——落山風的威脅，光是黑潮的主流，終年由南向北流經東部海域，就很容易造成落水人員很大的位移。因此，搜索區域的擴大，會使得效率變差。再加上今天的海象惡劣，造成海面浪花密佈，白浪濤濤的波峯與深藍色的波谷，像是接力賽般的起起伏伏。就算這樣的海面增加了搜索的視障，我們也只能儘量眼也不眨的緊盯海面，怕眼一眨，就會錯過救命時刻。

到達小灣後，直升機沿著鵝鑾鼻、貓鼻頭間的海域實施平行搜索法，此時飛機的側風偏移非常大，如非使用 GPS 定位，恐怕平行的搜索就會變成帆船的『之』字型的航行法。這種動輒超過千呎下降率的落山風，造成直升飛機很不規則的跳動，人員在座艙中也極度的不舒服。每當落山風來硬的，使得飛機下沉時就不宜立即大補馬力，只能保持飛機姿態水平，等陣風過去再將消失的高度補回來。可以說是以柔克剛的做法，確保出勤人員的安全。如果只是例行的巡航，一般我們都會採取與山勢等高的高度，或是避開該區域是較好的做法。但如果是搜救，就得在低高度、又是特定的區域內操作，不僅僅是直升機，對於整組組員的疲勞度、危險度，都隨之倍增。

這兩名二十六歲的華裔女子呂瑞思與謝月明，分別來自美國、香港。在墾丁小灣共乘水上摩托車出海時落水。兩人在海中載浮載沉兩個多小時，還好他們按照規定穿著救生衣，所以直升機飛經兩人的上方時，目視到兩人救生衣上的反光帶。若無救生衣反光帶實在很難目視。這也再次向民眾證明，救生衣的重要性！

機工長張廣忠隨即丟下煙標來標定位置，直升機則重新進入逆風邊實施吊掛。可是煙標發出的煙霧，被風吹得貼近海面，約有 3 秒讓人無法目

視。可見當時風力的強勁。等煙逐漸上飄之後，海巡署共勤人員黃順琳隨即進入吊掛點，緩緩降下吊掛到水面上，分兩次吊掛起謝、呂兩人。

海巡署人員周宗聖立即以預先攜行的浴巾，披蓋在兩人身上予以保暖；同時機工長張廣忠用英文詢問兩人身體狀況。呂瑞思餘悸猶存的說，被搭救之前，海上風浪不斷襲來，打在兩人身上，冷到全身發抖，但頭頂上的艷陽，又晒得她們頭昏眼花。就在忽冷忽熱的情況下，兩人熬了兩個多小時。簡單的醫療詢問，得知兩人的身體狀況尚可；此時副駕駛阮重明以無線電報告總隊後依指示帶回高雄，後送醫院檢查。

在直升機降落時，空勤同仁林美惠與救護車早已在停機坪待命。謝、呂兩人於落地後身上披浴巾內僅穿著比基尼泳裝並光著腳丫。林美惠小姐隨即送上熱水，兩人可能是壓力釋放，想到終於結束了過去幾個小時的一場海上驚魂，不禁崩潰的淚流滿面。同時救護車的警笛疾呼，將兩人載往高雄市立小港醫院急診。

後來得知，見到記者採訪的謝月明一度嚇到說不出話來，為躲避記者使用醫院被單遮掩。所幸兩人到院時，意識清楚，並無外傷，只是曬傷、脫水；謝月明因喝了一些海水，經X光照射顯示，有輕微肺水腫現象。傍晚五點病情穩定後，就辦理出院了。雖然在形式上，我們的任務完成了。但他們到院的後續，我們總是不由自主的會去關心，想要了解。直到確定他們完全無慮，我們也才真正放下了心。

姑且先不論直升機與落山風比著扳手臂的拉鋸戰，同時還要駕駛著直升機，在海象惡劣、目視搜尋困難的狀況下，能在距海岸五點六公哩處的海域發現兩人，不僅是上天所賜予的些許好運氣，還得加上全體機組員的良好協調，各司其職-----

“沒有人因風勢過強而放棄任務；沒有人因海面搜索的困難而放棄搜救。”

全體機組人員毅力堅強的緊守崗位，在面對落山風這個勁敵，我們仍能吊掛救起兩人送醫。所以「堅強」與「毅力」，無論是面臨危急的求助者，或是身為救援者的我們，都應該謹記在心。

End